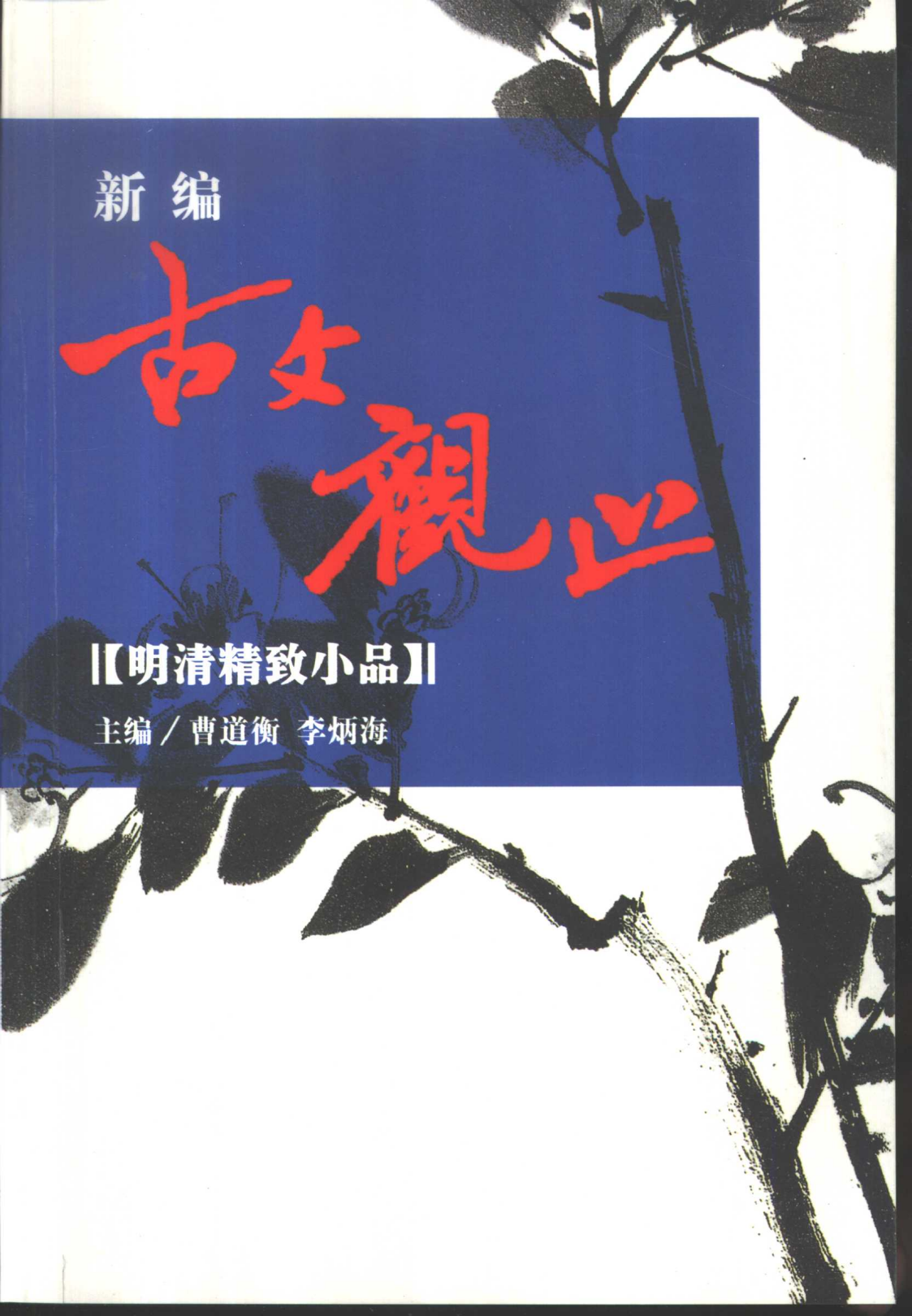


新 编

古文觀止

【明清精致小品】

主編 / 曹道衡 李炳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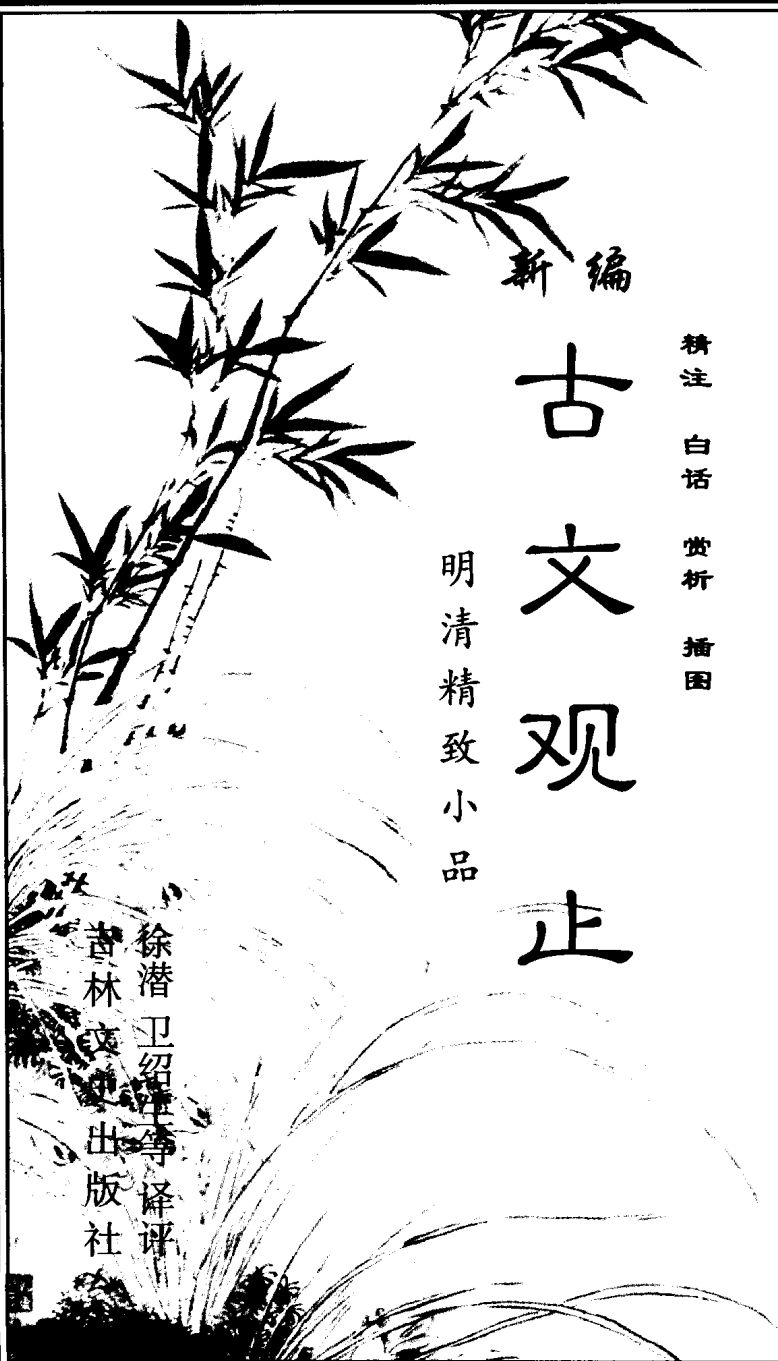
精注 白话 赏析 插图

新编

古文观止

明清精致小品

徐潜 卫绍译等译评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编古文观止·明清精致小品/徐潜译评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80626-751-4

I. 新... II. 徐... III. 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国-明清时代 IV. H19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8557 号

Xinbianguwenquanzhi Mingqingjingzhixiaopin
新编古文观止—明清精致小品

译 评	徐 潜 卫绍生等
选题策划	徐 潜
责任编辑	孔德生 杨晓天
封面设计	张亚力
出版发行	吉林文史出版社
社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印 刷	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50 千
印 数	1-6000 册
版 次	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626-751-4/I·177
定 价	全套定价 50.00 元(本册定价:12.50 元)

序 言

清康熙年间吴楚材、吴调侯合编的《古文观止》，自刊行后已经翻印过无数次，成为清代以来最流行的古文读本。许多学人就是从阅读《古文观止》开始，走入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。一部优秀的古文选本对学术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，《古文观止》这部书体现得特别明显。

《古文观止》是清人所编，所选作品迄于明末为止，清人的作品一篇也未收入，这对于现代读者来说，难免意犹未尽，会有不足之感。有鉴于此，民国年间浙江吴兴人王文濡遂编《续古文观止》一书，收录有清一代三百年间六十多位古文名家的一百七十余篇作品，用以弥补《古文观止》未收清人文章的缺憾。《续古文观止》初刊于1924年，长春市古籍书店于1985年又影印出版。由于种种原因，《续古文观止》的流传面不广，它的影响远远无法和《古文观止》相比，因此，多数学人对清代散文或是知之甚少，或是若明若暗。自《古文观止》问世，距今已三百余年；王文濡编选《续古文观止》，到现在也已将近八十年。在此期间，虽然也有不少古代散文选之类的书籍问世，但是，对于想用有限的时间，尽可能全面了解古文精华的许多学人来说，仍然感到缺少称心如意的古文读本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决定推出《新编古文观止》，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

一部好的古文读本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。一是选篇要精当，所选古文必须是各个时代的名篇佳作，具有代表性。二是要有广大的覆盖面，覆盖古代各个主要历史阶段、覆盖古代较多的作家和文体。三是要雅俗共赏，所选古文既有较高的文化品位，又容易为广大读者理解和接受。本书篇目的确定，充分兼顾到以上三个方面，其中特别重视所选篇目的文学性，这套书定位在文学读本上，这是和《古文观止》很重要的一个差异。由于古今语言的隔膜、文化背景的不同，尽管所选篇目都是雅俗共赏之作，但是，普通学人阅读原文时还是难免遇到障碍。为此，我们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和提示，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。

既然书名是《新编古文观止》，就不能完全脱离《古文观止》一书，而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减损益。至于本书在哪些方面继承了《古文观止》的优点，哪些地方对它有所超越，读者定会自有公论，这里不必赘言。

要在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中选出不足三百篇的精品，确实有较大难度；在《古文观止》已经家喻户晓、广泛流传三百年的形势下，编选一部对它有所超越的古文读本，难度更大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作了这样的尝试，希望《新编古文观止》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，成为重要的古文普及读物。

李炳海

2001年12月

性情的咏叹

——《新编古文观止·明清精致小品》代序

本文所选散文跨越元、明、清三代，这三个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绵亘七百余年，而就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来看，却是一个衰退期，元代散文是中国历朝中最薄弱的时代，两千多年中的低谷，作家之稀少，作品之平凡，无法与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相抗衡。

明清散文的地位像面对唐诗的宋诗，在唐诗这座高耸的山峰面前，宋诗显得渺小了不少。其实，在中国诗史上，宋诗真的不差。面对唐宋古文，明清的散文也有着同样的尴尬。一方面，在唐宋古文的耀眼光芒中，明清的散文有些暗然失色；另一方面，明清的散文家们也不够自信。他们或者“文必秦汉”，譬如前后七子的拟古之文；或者“文擅韩欧”“文宗欧曾”，譬如归有光、唐顺之一派的小品文。即使清代盛世文章的旗手们，譬如桐城派的大师们，也是把“文章在韩欧之间”作为评判创作的标准。今天翻翻当时对桐城派散文诸家的评价中，像“雄直似昌黎”、“直逼《史记》”、“神似大苏”的评语，比比皆是，这都很能说明问题。当然，话又说回来，明清散文的拟古倾向，并不是说两朝五百余年中的散文家们都江郎才尽，而是想说明，每个时代文学的兴盛与否、成就大小，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。

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晚期，各种散文体裁都

进入超成熟状态,这种“过分”的成熟如同事物盛极而衰,开始进入老化的状态。就散文而言,尽管创作数量极丰,也产生了几批名噪当时、流传后世的大家,但总体上的衰退是显而易见的。大体上看,主要原因有两个:其一是外因,即明清时代严酷的文字禁锢。譬如明代,虽在洪武元年,曾广拓人才,不分种族兼收并蓄。可为时不久,便大兴文字狱,推行文化专制,仅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三十二的《明初文字之祸》中,涉及文字得祸的就几十人之多。洪武二十三年,胡惟庸狱;洪武二十六年,兰玉之狱,受株连而死者竟以万计。此后朱棣杀方孝孺,灭及十族。铁铉和景清案,也都被灭族。最可悲的是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《谢增俸表》、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《万寿表》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《贺冬表》,都因表内“则”字(音近“贼”)而诛。与此类似的还有十余人。而清代的文字狱就更是令人恐怖了,众所周知的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,就吓倒了几代文人,就连桐城派旗手方苞也受牵连入狱。总之,明清两朝的文字狱是前所未有的,这无疑使活生生的思想和创造力受到钳制,而散文向来与政治倾向或思想意识发生直接的联系,最容易受到统治者关注,这就不能不使许多散文作家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”。

其二是内因,中国古代散文在经历了秦汉和唐宋两个创作高峰后,其自身所能穿透的社会生活面、形式特征乃至作为一种文体的思维模式,都趋成定势和僵化。如巨树高龄,虽发新枝,但毕竟盛年已过,活力衰退难以抗拒。八股文出现在清代,恐怕就算是一种病态的极致。

由于有了以上两种主要原因和其它一些复杂原因,明清从事散文创作的几代有志之士一心要振兴古文,但到底也未能振兴起来。

不过话说回来,明清散文的衰颓并不等于这五百多年的文苑总是万马齐喑,百花凋零。我们上面用作参照系的是华夏二千多年的散文发展史。其实,仅就明清两代而言,也是名家辈出,佳作如云。粗略地看,明初的宋濂、刘基、高启、方孝孺等,都是承先启后的文坛宿将,也都有名篇传世。后来的前、后七子,虽有拟古习气,但毕竟在弘扬秦汉和唐宋的古文精神,创作上也有一定的实绩。而唐宋派的归有光、唐顺之等人,在崇尚韩欧文风的同时,还是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。到了明代晚期,讲求情致性灵的小品尤盛,像叛逆性极强的思想家李贽、公安派三兄弟、竞陵派钟惺和谭元春,加上才高笔劲的张岱、张溥等人,一大批性情真挚、灵气十足的散文作品争奇斗妍,使晚明的散文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个不大的波澜。

清初的散文大家,几乎都来自明代,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变,人生理想的破灭,这一时期的散文显得更为凝重和尖锐,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大之等人的创作,追昔抚今,谈古论今,开了清代散文经世致用的文风。接下来的侯方域、魏禧、汪婉等人的散文,语言精妙、格调淳朴,为盛世华章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,清代散文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,即所谓天下文章,其在桐城的时代。桐城派散文的崛起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散文创作的最高峰,作者阵容之强大,延续时间之悠长,作品水平之高、数量之丰,在整个两千多年的散文发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。桐城之文的尾声一直到清末,在此绵延的一百多年中,湖阳派散文、郑板桥、袁枚和后来的龚自珍等也都有才气横溢的佳作传世,但整体上均未达到桐城散文的成就。

上面这些非学术的漫议和欠文采的流水账,并不是为了给元明清散文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,也不可能让读者对元明清散文有个完满的印象,只是说明这三个时代七百余年不会出现像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,汉代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唐宋八大家那样的顶级大师和辉煌巨著的原因。同时也想说明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,元明清散文也有自己独领风骚的时代风采,独具匠心的艺术成就,独树一帜的经典作品和独创一格的散文大师。为此,我们精选编辑了这本《新编古文观止·元明清卷》,对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做了注释、翻译和赏析,注释力求通俗简洁,翻译尽量浅白流畅,赏析追求贴切完整。另外还选配了精美的绣像或插图,使这部书既便于普通文化水平读者的阅读和欣赏,同时也具有收藏和馈赠价值,为读图时代的古文爱好者提供一个功能多元的古文版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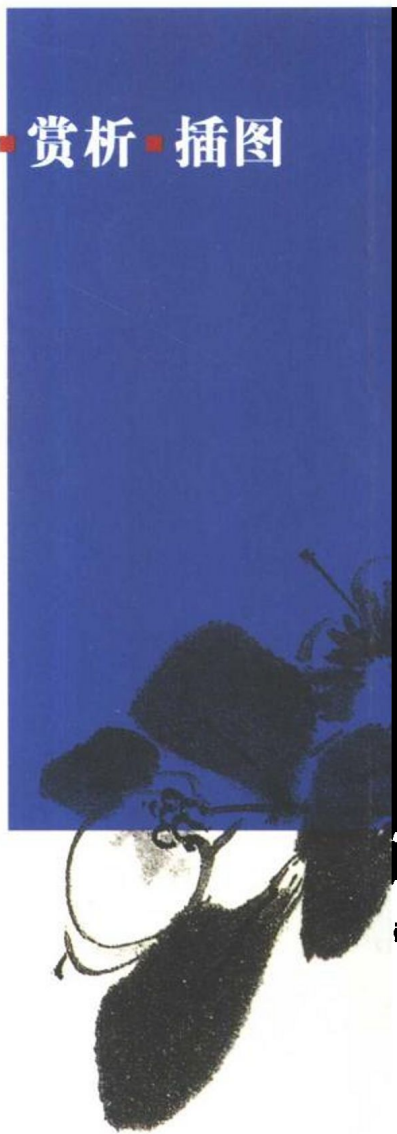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共选元、明、清散文72篇,曹道衡先生对原《古文观止》中的部分选篇,作了精道的注释和赏析,这部分的翻译工作由长春师范学院中文系吕庆业教授完成。主要新编部分的注、译、析均由徐潜和卫绍生合作完成。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,书中不足在所难免,欢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。

徐 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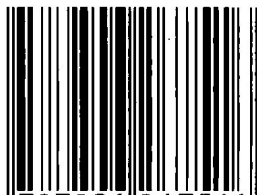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11月

选题策划 / 徐 潜
责任编辑 / 孔德生
杨晓天
封面设计 / 张亚力

精注 ■ 白话 ■ 赏析 ■ 插图



ISBN 7-80626-751-4



9 787806 267516 >

I · 177 全套定价：50.00 元
(本册定价：12.50 元)

目 录

元 文

焚驴志	王若虚(1)
市隐斋记	元好问(4)
送秦中诸人引	元好问(8)
《辋川图》记	刘 因(11)
大龙湫记	李孝光(15)

明 文

送东阳马生序	宋 濂(19)
送天台陈庭学序	宋 濂(23)
养狙为主	刘 基(26)
工之侨为琴	刘 基(28)
书博鸡者事	高 启(30)
深虑论	方孝儒(35)
亲政篇	王 鏊(39)
中山狼传	马中锡(45)
记王忠肃公翱事	崔 铤(52)
瘞旅文	王守仁(55)
沧浪亭记	归有光(60)
项脊轩志	归有光(63)
信陵君救赵论	唐顺之(67)
《青霞先生文集》序	茅 坤(73)
报刘一丈书	宗 臣(77)

蔺相如完璧归赵论	王世贞(81)
徐文长传	袁宏道(84)
满井游记	袁宏道(89)
题孔子像于芝佛院	李 贽(92)
李卓吾先生遗言	李 贽(95)
小洋	王思任(98)
浣花溪记	钟 惺(102)
再游乌龙潭记	谭元春(106)
水尽头	刘 侗(109)
核舟记	魏学洢(113)
湖心亭看雪	张 岱(117)
西湖七月半	张 岱(119)
五人墓碑记	张 溥(123)
游黄山记	徐宏祖(128)
李龙眼画罗汉记	黄淳耀(132)
清 文	
芋老人传	周 容(136)
原君	黄宗羲(141)
柳敬亭传	黄宗羲(147)
口技	林嗣环(152)
复庵记	顾炎武(155)
论梁武帝读书	王夫之(159)
李姬传	侯方域(166)
九牛坝观抵戏记	彭士望(171)
大铁椎传	魏 禧(179)
芙蕖	李 渔(184)
狱中杂记	方 苞(187)
左忠公逸事	方 苞(195)

江天一传	汪 琬(199)
市声说	沙张白(204)
金圣叹先生传	廖 燕(208)
醉乡记	戴名世(213)
穷鬼传	戴名世(216)
游大慧寺记	刘大槐(220)
游万柳堂记	刘大槐(224)
梅花岭记	全祖望(227)
为学一首示子侄	彭端淑(232)
祭妹文	袁 枚(235)
所好轩记	袁 枚(241)
曹竹虚族兄	纪 昀(244)
登泰山记	姚 鼐(247)
袁随园先生墓志铭	姚 鼐(252)
哀盐船文	汪 中(256)
游小盘谷记	梅曾亮(261)
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	龚自珍(264)
病梅馆记	龚自珍(269)
说钓	吴敏树(272)
养晦堂记	曾国藩(276)
原才	曾国藩(280)
析廉	林 纾(283)
冷红生传	林 纾(286)
少年中国说	梁启超(289)
与妻书	林觉民(302)

焚驴志^①

王若虚

岁己未，河朔大旱^②，远迩焦然无主赖^③。镇阳帅自言忧农，督下祈雨甚急，厌禳小数^④，靡不为之，竟无验。既久，怪诬之说兴。适民家有产白驴，或指曰：“此旱之由也。云方兴，驴辄仰号之，云辄散不留。是物不死，旱胡得止？”一人臆倡^⑤，众万以附。帅闻之为然，命亟取，将焚之。

驴见梦于府之属某曰：“冤哉，焚也！天祸流行，民自罹之，吾何预焉？吾生不幸为异类，又不幸堕于畜兽，乘负驾馭，惟人所命；驱叱鞭箠，亦惟人所加。劳辱以终，吾分然也。若乃水旱之事，岂其所知，而欲寘斯酷欤？孰诬我者，而帅从之？祸有存乎天，有因乎人。人者可以自求，而天者可以委之也。殷之旱也，有桑林之祷^⑥，言出而雨。卫之旱也，为伐邢之役^⑦，师兴而雨。汉旱，卜式请烹桑弘羊^⑧；唐旱，李中敏乞斩郑注^⑨。救旱之术多矣，盍亦求诸是类乎？求之不得，无所归咎，则存乎天也，委焉而已。不求诸人，不委诸天，以无稽之言，而谓我之愆。嘻！其不然。暴巫投魃^⑩，既已迂矣，今兹无乃复甚？杀我而有利于人民，吾何爱一死！如其未也，焉用为是以益恶？滥杀，不仁；轻信，不智。不仁不智，帅胡取焉？吾子，其属也，敢私以诉。”

某谢而觉，请诸帅而释之，人情初不怪也。未几而雨，弥月不解，潦溢伤禾，岁卒以空。人无复议驴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焚驴志》：选自《滹南遗老集》。作者王若虚（1174—1243），字从之，号

慵夫，真定藁城(今属河北)人。金代文学家。金亡后，北归隐居，自号漳南遗老。著有《漳南遗老集》。 ②河朔：泛指黄河以北。 ③焦然：形容庄稼焦枯的样子。无主赖，无所依靠。 ④厌禳：厌胜和祈禳，都是用来祈求免除灾祸的巫术。小数，小的法术。 ⑤臆倡：仅凭主观想象的说法。 ⑥桑林之祷：指商汤在桑林以身祈雨。 ⑦伐邢之役：春秋时期，邢国无道，卫国出兵攻邢以祈雨。 ⑧卜式：西汉人，曾任太子太傅。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，卜式甚恶之。时天大旱，卜式向汉武帝进言说：“烹弘羊，天乃雨。” ⑨李中敏：唐代人，唐文宗时任监察御史。天大旱，李中敏上书请斩奸臣郑注以求雨。 ⑩暴巫投魃：将巫师暴晒在太阳下，以此来驱赶旱魃。

【译文】

己未这一年，黄河以北大旱，远近庄稼一片焦枯，人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。镇阳帅自称为农民担忧，十万火急地督促属下祈祷老天下雨，厌胜、祈禳等各种小的法术，全都试过了，没有一种灵验。时间长了，怪异荒诞的说法就出现了。刚好一平民之家的驴子产下一白色的驴驹，有人就指着这头白驴说：“这就是天大旱的原因。云刚刚兴起，这头驴子就朝天叫起来，云彩于是就散去了。这头驴子不死，大旱怎么能够解除呢？”有一人这么想当然地胡扯一通，许许多多的人都跟着附和。镇阳帅认为说得有理，命令属下赶快把那头白驴子抓来，准备火焚驴子祭天。

那头白驴托梦给镇阳帅的属下某某，说：“镇阳帅要焚我祭天，真是冤枉啊！天灾流行，老百姓自己来承担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生下来不幸成为异类，又不幸堕入畜生的行列，让人乘坐，驮负东西，替人拉车，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是叱咤还是鞭打，也听凭人们的意思。出苦力受屈辱了此一生，是我命中所定。但是，像水旱这样的事情，岂是我们所能知道的，而如今却想对我施以如此的酷刑呢？是谁这样诬陷我，而大帅又听信他！灾祸有的是上天所加，有的是人们所为。人们所为，可以自己找原因；上天所加，就只有听天由命了。殷朝大旱，商汤亲自在桑林以身祈雨，祈祷刚结束天就下起雨来；春秋时卫国大旱，是因邢国无道，卫国出兵讨伐邢国，大军刚刚出动，天就下起雨来；汉朝大旱，卜式请求烹大司农桑弘羊；唐朝大旱，李中敏上书请斩奸臣郑注。解除大旱的方法多了，何不也向这一类的人求雨呢？如果用这一类的人求不到雨，就

没有什么可怪罪的了,只能说是天意了,不要管他就是了。如今不向那些人求雨,不把大旱归之于天意,反而根据那些无稽之谈,说大旱是我的过错。嘻!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!把巫师暴晒在太阳下来驱赶旱魃,已经是十分迂腐的了,如今这样做岂不是比那样做更为过分吗?如果说杀了我而能对百姓有利的话,我不会吝惜自己的一条命。如果杀了我天却是不下雨,哪里用得着用这种方法助纣为虐呢?滥杀无辜,不仁道;轻信他人,不明智。不仁道不明智,镇阳帅为什么要做呢?我知道您是镇阳帅的属下,所以我才敢大胆地私下向你诉说。”

那人向白驴表示道歉,醒来后就向镇阳帅求情,请求放了那头驴子,于是镇阳帅就令人把那头驴子放了。人们听了,一开始都很不高兴。过了不久,天就下起雨来,一直下了一个月还不停,洪水肆虐,淹坏了庄稼。这一年的庄稼终于是没有收成。人们也就不再议论驴子的事情。

【赏析】

深谙为文之道的人,常常把真实的思想通过某个故事或某个寓言,委婉曲折地表现出来。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,到唐宋八大家,无一不是如此。王若虚的这篇《焚驴志》,也是借助焚驴祈雨这一寓言小品,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,辛辣地嘲笑和讽刺当权者昏庸无知,愚昧无能。文章通过河朔大旱,镇阳帅听信无稽之谈,准备焚驴祭天求雨,白驴托梦给帅府僚属,痛言其不幸为畜生的苦痛和悲惨,及其求告无门之处境,为自己辩白,指出“祸有存乎天,有因乎人”。作者借白驴之口,说明如果大旱是“存乎天”,只有听天由命,如果是“因乎人”,应斩杀昏庸奸佞之人以祈天。作者以历史上诸多大旱“因乎人”为例,让人们明白了河朔大旱的真正原因,是当权者愚昧无知,不仁不智。文章的结尾很富戏剧性:把驴子放了,天却下起了大雨,并且一连下了一个多月,以至于洪涝成灾,庄稼颗粒无收。这样的结尾虽显苦涩,却是对焚驴祈雨之举的否定,是对当权者昏庸无知、愚昧无能的辛辣嘲讽。文章寓情理于叙事之中,简洁明快,语言平实。尤其是白驴的形象,亦柔亦刚,能言善辩,耐人寻味。

市隐斋记^①

元好问

吾友李生为予言：“予游长安，舍于娄公所。娄，隐者也，居长安市三十年矣。家有小斋，号曰‘市隐’。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。渠欲得君作记。君其以我故为之。”



予曰：“若知隐乎？夫隐，自闭之义也。古人之隐于农、于工、于商、于医卜、于屠钓，至于博徒、卖浆、抱关吏^②、酒家保，无乎不在，非特深山之中、蓬蒿之下，然后为隐。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，谓初几之士，信道未笃，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故以山林为小隐；能定能应，不为物诱，出处一致，喧寂两忘，故以朝市为大隐耳。以予观之，小隐于山林，容或有之，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。自山人索高价之后，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，况朝市乎？今夫干没氏之属^③，胁肩以入市，叠足以登垄，利嘴长距，争捷求售，以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之下，悬羊头，卖狗脯，盗跖行^④，伯夷语^⑤，曰‘我隐者也’，而可乎？敢问娄之所谓隐奈何？”

曰：“鬻书以为食^⑥，取足而已，不害其为廉；以诗酒游诸公间，取和而已，不害其为高。夫廉与高，固古人所以隐也，子何疑焉？”

予曰：“予得之矣。予为子记之。虽然，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。请以韩伯休事终其说^⑦。伯休卖药都市，药不二价。一女子买药，伯休执价不移。女子怒曰：‘子韩伯